

投稿類別：社會人文類

篇名：

從原住民文學看狩獵文化——

以〈最後的獵人〉、《番人之眼》及《走風的人-我的獵人父親》為例

作者：

黃文嫻。花蓮縣國風國民中學。八年一班。

廖嘉筠。花蓮縣國風國民中學。八年一班。

梁右暄。花蓮縣國風國民中學。八年十六班。

指導老師：

蘇怡臻老師。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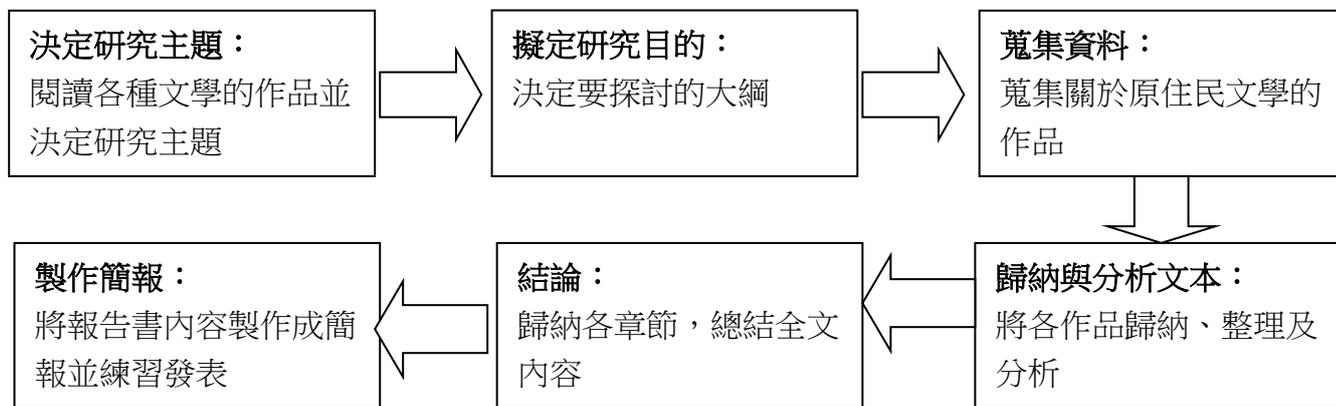
研究者三人都是土生土長的花蓮子弟，生活在花蓮這原住民人口高達四分之一的地區，除了有許多原住民學校，身邊也有原住民同學、原住民機構或活動等，這樣的環境給予了我們許多接觸原住民文化的機會。某次國文課程中，我們閱讀了一本原住民短篇小說集《悲情的山林》，書中包括原住民引以為傲的獵人文化、漢人與原住民對彼此的觀感、文化的入侵與與消逝等議題。使我們想要透過原住民文學，去了解更多原住民的傳統文化、心理與社會相關知識。

在縮小研究主題的過程中，我們回想起在國小五年級的國語課本中，也有一篇節錄自《山豬、飛鼠、撒可努》的課文〈飛鼠大學〉，從作者與其獵人父親的對話中呈現了各種睿智的生命哲學，因而引發了我們探討「獵人哲學」這個主題的興趣，並且將研究對象拓展至不同的族群與作品，後來比較了許多知名的原住民作家後，選定了拓拔斯·塔瑪匹瑪〈最後的獵人〉，以及瓦歷斯·諾幹《番人之眼》與亞榮隆·撒可努《走風的人》三部作品進行探討。

二、研究目的

- (一)探討成為原住民獵人的身心條件
- (二)探討原住民獵人與自然的關係
- (三)探討原住民獵人彼此間的互動
- (四)探討原住民獵人在部落中的身分與地位
- (五)探討獵人傳統與現代文明的衝突

三、研究流程



圖(一)研究流程圖

貳●正文

一、名詞解釋

(一)原住民文學

原住民學生主要指台灣原住民作家所寫作之文學作品，其作品中主要敘述原住民與海洋與山林的共生共存，並透過文字傳遞出對自然的尊敬、感恩、愛惜與情感，及原住民傳統狩獵文化面臨沒落的隱憂。

民國七十年間，臺灣社會面臨關鍵性轉變，在政治、文化、社會等面向，莫紛紛以「本土化」作為強烈改革訴求，原住民也於此波熱潮中，開始凝聚出屬於原住民自己的族群意識。除了原住民運動之外，以抗議為主題的原住民文學也漸漸的萌芽。在文字媒體上，原住民文學作品慢慢地取得發聲的位置，其中極具代表性的有莫那能《美麗的稻穗》、拓拔斯·塔瑪匹瑪《情人與妓女》和《最後的獵人》等作品。吳錦發先生於西元 1987 年與 1989 年間編輯了《台灣山地小說選》以及《台灣山地散文選》兩本選集，並且同時收入漢人與原住民描寫與山地相關的作品，也提出了「山地文學」來界定此一特出的文類。而到了西元 1989 年 7 月 21 日則調整為目前通用的「原住民文學」一詞。

原住民文學發展至今，作家於詩、散文、小說等領域皆出現了許多優秀作品。其中以散文與小說的產量最豐，原住民作家則充分展現他們「說故事」的能力，巧妙的融入兩種不同文類中，創造出別於漢文化的記敘書寫模式。比較值得一提的是，在原住民文學作品中，小說與散文兩種文類經常是難以區分的。而目前重要的原住民文學作家大致有以下幾位：詩人包括莫那能、溫奇、瓦歷斯·諾幹等人；散文則有部分孫大川、夏曼·藍波安、田雅各、瓦歷斯·諾幹、利格拉勒·阿烏、亞榮隆·撒可努等人；小說則有霍斯陸曼·曼曼、田雅各、田敏忠等人。本次研究文學作品之作者瓦歷斯·諾幹、拓拔斯·塔瑪匹瑪、亞榮隆·撒可努三人，皆為當代活躍而頗具知名度的臺灣原住民文學作家。

(二)狩獵文化

狩獵是傳統以山林為家的原住民的一種生活方式，也是自我表現、爭取社會認同的方式，更是一種文化、祭典行為。而「狩獵文化」則指原住民獵人因狩獵行為所產生的許多特殊禮俗，包含習慣、儀式、規範、禁忌與傳說故事，以及狩獵應有的態度、倫理等。狩獵文化除了是遵循祖先們自古流傳的習俗，目的也在於維持生態的平衡與對大自然的保護。例如排灣族、泰雅族、阿美族、鄒族等原住民，在狩獵前會向祖先祈福，希望能獵到「酒醉的動物」、「受傷的動物」及「生

病的動物」，將這些要淘汰的動物賜給他們。每位身為獵人的族人都必須遵守相關習俗，不僅使文化能代代流傳，也讓自然生態得以永續經營。

以花蓮本地的太魯閣族為例，這個族群是臺灣原住民中最熱衷於狩獵活動的族群之一，不論是在其傳統文化或生活習慣上，皆與傳統上的狩獵文化息息相關，許多傳統中的戒律與禁忌，也多從狩獵習俗中衍生。男人的人格是被選為獵人的先決條件，凡是品德不良或違背社會善良習俗者，皆不能進入獵場。而符合人格條件的男人從小就必須要接受年長獵人的狩獵訓練和教育。在成年之前，若不熟悉狩獵的相關技術和各項禁忌規則，就不能取得獵人的資格。失去了資格，就不能進出獵場，甚至可能終身都得遭到族人的輕視與嘲笑。上了獵場，禁止唱歌，禁止消極、畏懼或誇大的言論，也禁止任意砍伐樹木或叢草，其中特別忌諱任意燒山或開槍驚擾動物的行為。

這樣的習俗與文化，也泛見於其他臺灣原住民獵人生活當中。秉持著與大自然共存的觀念，優秀的獵人除了有精湛的打獵技巧，也有著擁有一顆幫助人的心，以及嚴格遵守禁忌與規則的心態，並尊敬大自然給的所有暗示。他們對於每樣存在於自然間的事物，皆給予高度的尊重，更不會為了自己的生存或便利而刻意侵擾動物原本的棲息地。這不但是身為獵人的驕傲，也是一種對自身文化與信念的認同。

二、研究內容

(一)成為原住民獵人的身心條件

1.原住民獵人的生理條件

身為一位原住民獵人，在身心條件上本來就與一般人有些不同，生理方面理當強壯而健康。雖然身體強壯，但他們的感官絲毫不受健壯的身體影響，必須機靈且具有敏銳的觀察力，才能時刻留意周遭一切微小的動靜，盡量的使自己不發出太大的聲響，並且做好隨時行動的準備。

「精壯的小腿肚就成為布農族與小結緣的結果，小腿肚再上去一點點的腹肌，平常是用一條麻繩綁住……」(瓦歷斯·諾幹《番人之眼》)

「感覺會特別靈敏，其他的感官也會更加敏銳。……，隨著適應而改變。」(亞榮隆·撒可努《走風的人-我的獵人父親》)

在獵人學校中，「敏銳的感覺」是一門重要的獵人養成課程之一。若是缺

少了敏銳的聽覺、視覺、嗅覺、觸覺、及味覺，對一個獵人來說，要補獵到大自然中的動物，可是難上加難。動物生活在山林當中，有牠們保護自己的生存習性，所以感官上的觀察能力對獵人來說是很重要的，因為影響放置陷阱的正確地點外，更重要是維護生態倫理。獵人在山林中學習到使用各種感覺器官，來判斷獵物的生活狀態，捕捉自然所賦予的獵物；所以並不是如功利社會使用現代化的技術來增加生產量，而是利用敏銳的感覺完成獵人被賦予的任務。

2.原住民獵人的心理素質

原住民獵人們通常擁有強大的自尊心，十分在意自己捕到的獵物量，並會與其他獵人比較。他們必須冷靜沉著，面對獵物時才能做出正確的反應，而不會亂了陣腳。遵守獵場規則是獵人們的共識，內心應要有一把尺，否則將會因侵犯到他人的獵場而導致彼此間產生爭執或過度的冒犯動物。他們對自然也有一顆顧忌的心，有著生態平衡與保育的觀念，懂得尊重大自然。

「忌諱被人知道自己沒補到獵物，我不是故意的。」(田雅各〈最後的獵人〉)

「如果獵人沒感恩和謙虛的心，在獵場裡任意的挑戰禁忌顛覆傳統，祖先、自然和土地給你的，將是永遠的絕望和一直一直的等待。」(亞榮隆·撒可努《走風的人-我的獵人父親》)

在獵人的觀念裡，對自然的尊重就是生存，就是延續族群生命法則，自然必須以人性去對待，只有當我們尊重自然萬物，我們才能真正貼近自然，了解萬物間的習性。父親告訴撒可努，打獵是一件嚴肅的事情，非隨便想到就可從事的活動，只有當獵人把自己當作整個獵場、整個大自然其中的一份子，尊重大自然中的一切的生物，體會到人和自然之間無差別的關係，才是真正學會尊重大自然的時候。學會和自然萬物的平等關係，是成為獵人的重要第一步，也才能對達到自然萬物適當的索取。

(二)原住民獵人與自然的關係

1.敬畏自然的未知力量

狩獵活動一直是原住民心中神聖的行為，族人在過程必須謹慎進行並嚴守禁忌，若不慎觸犯，狩獵活動則可能立即停止。而原住民獵人們在出獵前往往也會經夢境中的徵兆進行夢卜，或透過鳥類的鳴叫、飛行進行鳥占來決定吉凶，並經祈福儀式後再行動。

「那晚我夢見家裡有喜事，族人大吃大喝，吃城市那種放在漂亮瓷碗的菜，喝城市的酒，那真是個好夢，我以為可以抓幾隻山鹿回家。」(田雅各〈最後的獵人〉)

「來森林前你做些什麼夢，有沒有什麼『巴哈玉』，我來解說使你難堪的打獵。」(田雅各〈最後的獵人〉)

「AKeMameoi 是司掌狩獵之神，……，因獵人不虔而降下災禍。……因為鄒族的狩獵文化讓這片山林以及他的族群，綿延的保存下來。」(瓦歷斯·諾幹《番人之眼》)

「每當族人族人行事前，必須做「夢占」用以判定行事之可為與否，「鳥占」用以卜吉凶，過度的非份之想，都會受到祖靈的責罰。(瓦歷斯·諾幹《番人之眼》)

原住民生活食用之食物取之於大地，因此在族人觀念裡，生命得以延續的山林是為聖山，更是祖靈的棲息之地。狩獵文化當中許多的傳統禁忌，限制族人過度取用，族人常把祖先經過累積的智慧經驗，以禁忌的方式告誡後代，形成族人必須遵守而不能逾矩的法則。因此狩獵不再只是經濟行為，而有社會、宗教、文化的意義。因而對原住民獵人而言，禁忌成為在狩獵時的行為規範和操守，所以，狩獵禁忌除了達到左右族人的意識行為之外，也是淨化狩獵者內心、收斂行為的功能。獵人、獵場、獵物的禁忌很多，但禁忌的真實就如對自然信仰的真實一樣，如果禁忌存在，就能保留或延力量；所以，禁忌也是一種信念，如果被打破、不被遵守，便會招來毀滅、侵蝕和外力擾亂的破壞。所以沒有了禁忌，獵人也就失去規範和源自自然法律的約束。自然需要恢復的時間和空間，獵人的禁忌卻是修復自然、還原自然的信念和元素。

2. 感恩自然的賜予

原住民獵人們心中一直都秉持著一種感恩大自然的理念，誠心誠意的對待它，並懂得互相的道理，甚至將感恩自然列為獵人們必要的想法。他們認為自身的智慧和榮耀等皆是自然與土地所賜予，因此十分的敬畏、愛惜與尊重大自然。

「兒子，能當獵人沒有什麼了不起，獵人要有對大自然、大地的感恩和賜福，這才是獵人的修養和哲學。」(亞榮隆·撒可努《走風的人-我的獵人父親》)

「獵人都必須要心存感恩。因為那是土地和自然給的恩典。」(亞榮隆·撒可努《走風的人-我的獵人父親》)

「我的智慧來自於自然和土地，因為我懂得相對和互相的道理；而我的榮耀，是對自然和土地尊重所換來的；然而我的誠意，擁有了自然和土地的接納權。」(亞榮隆·撒可努《走風的人-我的獵人父親》)

狩獵，是一種因應土地而生所產生的生活方式，加上社會式的居住方式，逐漸演變成「狩獵文化」，在這樣文化下的原住民來說，山林大地就是他們的母親，獵人視獵物為祖先的恩賜，所呈現的是人與自然萬物、山林之中超自然之間的互動，一個真正的獵人應是受到自然的淬煉和狩獵文化的薰陶成為民族生態人。

如《走風的人》一書所提及，當撒可努和父親捕獵到山羊時，父親教導他，當獵人的對自然的一切都用儀式來表達，包括在獵場中捕獵到獵物時，對獵物說出的禱詞，是獵人對牠的感謝，更有義務帶領牠得靈魂回到大地之中，那是獵人能與自然和祖靈溝通的方法及過程。所以儀式對原住民來說是很重要的事，而從儀式中可看出原住民對萬物自然謙卑的態度。

3.與自然共存永續的行為

原住民認為自然與人類是平等的，在特定季節內獵人可以放心的打獵，而一旦過了這段期間，到了動物繁殖期的一切狩獵活動，他們將會完全的終止。這個保育概念不僅可以保有原住民狩獵的傳統文化，也使之得以維持生態的平衡。

「祖靈的眼睛遍布每一座山林，貪得與殺戮是會影響山林生命的周期，也就是說，山林生命的衰弱，所影響的是每個部族的生命。」(瓦歷斯·諾幹《番人之眼》)

「我們是大地的一部份；大地是我們的一部分。花香是我們的姊妹；麋鹿、馬、鷹隼是我們的兄弟。流河裡的波瀾、野草的花汗、駒子的汗水，都和人的汗珠是一樣的。」(瓦歷斯·諾幹《番人之眼》)

「獵物的存在就是他們生態平衡的觀念，而當獵人也是一樣，我們只拿我們該拿的。」(亞榮隆·撒可努《走風的人-我的獵人父親》)

真正的獵人是不會為了自己的利益在森林中趕盡殺絕的，世代相傳的觀點認為，人類是自然的一部份，也正因為如此，與土地所發展出來的關係是去適應環境並和環境取得平衡，是可以永續且良性的使用資源。最佳的環境保護者是生活在當塊土地，並且土地與其生計息息相關的人，而其中和山林環境及自然資源最為息息相關的，應該是主要以部落山林資源為生的獵人，而狩獵文化不僅牽涉到自然資源的分布，及使用的習俗與慣例，更包含了自然生態的管理及維持。

(三)原住民獵人彼此間的互動

原住民獵人們不僅會在打獵的同時顧慮到其他獵人夥伴，有時也會彼此互相較勁、切磋打獵能力，還會觀察與欣賞對方，加以學習、效法並增進彼此間的情誼。狩獵不但是個人能力的水準展現，也是部落成員集體的共同行動，必須相互幫助、彼此分工，強調整體團隊的團結與合作。當成功獵捕到獵物回到部落，獵人不會獨自一人享用，而是按部落的禮節進行分配，與族人共同分享。

「我意外的反而是 Yava 極其地尊重 Vu-Yung。」(瓦歷斯·諾幹《番人之眼》)

「我所謂的下一次，不是只有我們的下一次，還包括其他的獵人，留下堆好的乾材，讓其他的獵人也能共用……」(亞隆榮·撒可努《走風的人-我的獵人父親》)

「我們只是沒有相同的語言溝通而已，我們會欣賞和觀察對方的行為模式，就是了解對方最好的方法。」(亞隆榮·撒可努《走風的人-我的獵人父親》)

一般而言，部落裡的獵人大多都會組成獵團一起出去打獵，而個人打到的獵物也要分配給獵團的其他成員。獵團之社會組織將狩獵行為置於團體規範下，同時達到資源共享的分配功能。

在狩獵結束，回到部落之後，亦是由祭司舉辦獵獲祭，以表示對大自然的敬意與感謝。而獵到的獵物，除了前述獵團的人要分享之外，獵團成員也各自分給部落成員及朋友，充分達到資源共享的目的。

(四)原住民獵人在部落中的身分與地位

原住民獵人們十分注重自己在部落中的身分與地位，他們也常因自己所擁有的稱號、頭銜等而備受尊敬，然而在取得這些稱號前，往往是需要經過許多考驗與試煉的。部落中年長的獵人同時扮演著引領新手獵人的角色，帶著他們認識、探索及熟悉與自己親密無間的大自然，並將祖先的獵人智慧再流傳給這些下一代的新手們。

「二兒子在幾年前就獲得了狩獵的名字，這個獵人的名字使他在山林裡有了尊嚴。」(瓦歷斯·諾幹《番人之眼》)

「獵人不是只有用本來的智慧和聰明去獵取獵物，有時候他們是讓我們了解大自然重要的轉接手。」(亞榮隆·撒可努《走風的人-我的獵人父親》)

成為獵人不僅是個人榮譽與部落中的重要地位象徵，獵人們更被賦予擔當人與自然之間的橋梁。他們透過經驗及智慧與自然溝通，並在技藝的傳承中，引領族人以了解、尊重的態度與自然共生。

(五)獵人傳統與現代文明的衝突

不斷發展的現代文明無可避免的影響著原住民族群，族人甚至被迫接受並遵循異己的所謂「文明」。許多獵人們的傳統狩獵文化因此遭受被禁止而逐漸沒落、失傳的危機，長期秉持著的狩獵原則亦不再受到尊重與允許，取而代之的是被視為罪惡與不諒解。持續進步卻不一定正確的現代文明與被迫卻不願接納文明的獵人們，兩者間的不相容，致使最後得到的僅剩無盡的衝突。

「文明對我們族人而言，它應該是謹守本分地享用大自然給予的一切。你們的文明世界，只讓我的族人學習更多的技倆，那關於如何奪取別人的利益，乃至於如何奪取大地利益的技倆。……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學你們的文明呢？」(瓦歷斯·諾幹《番人之眼》)

「在這裡我非常贊同父親所說的話，山豬的文明和科技是我們永遠追不上、感受不到的。這裡是他們的土地，是他們所熟悉與了解的場所。」(亞榮隆·撒可努《走風的人-我的獵人父親》)

「人類的文明永遠不等於山豬們的文明，山豬的文明是大自然給的能力，而人類的文明卻只是為了發展、控制、取代而產生的文明，那是不一樣的。」(亞榮隆·撒可努《走風的人-我的獵人父親》)

就現代文明觀點，許多原住民狩獵習俗都不被認同，更遭視為「野蠻」的象徵。族人們「感恩自然」的理念，卻在時代的演進下一點一滴被推翻，人們對於自然利益的奪取早已遠遠多過珍惜與愛護。如何在迅速發展的文明與獵人文化間取得適當的平衡點，已成為人們當今不可漠視的重要課題。

參●結論

在科技進步的時代下，自然資源大量耗竭，生態資源遭受人類恣意破壞，人們應要感恩並珍惜現今所擁有的自然資源，秉持著與原住民獵人們相同的理念，於日常生活中實踐生態保育，達成生態平衡的目標。然而現今社會中往往對於原住民狩獵有很深的誤解，甚至污名化，他們認為狩獵活動是殺害動物、不文明的行為等。

其實，狩獵文化就是原住民長久發展下來的一套與生活、身分息息相關的規範，這種文化除了代表個人的身體強健、機靈、敏銳等優秀特質，也是一種極強大的自尊展現，更維繫了人際之間彼此切磋、較勁、欣賞與觀察等情誼。而世代之間藉由引領、指導與祈福、禁忌等方式傳承的先人智慧，以及部落之內依禮節共享獵物與榮耀的行為，都展現了原住民自然也尊重族人、對自然充滿感恩又以自身文化自豪的傳統。我們不贊成完全禁止他們的狩獵活動，包容多元的族群文化也是現今人們需要學習的一大課題。

感謝這次的研究讓我們有機會了解原住民文學及其獨有的狩獵文化，懂得珍惜、包容與尊重等精神。同時，我們也期待原住民狩獵文化能夠永續的流傳，透過更多原住民文學作品呈現給世人。

肆●引註資料

- 一、田雅各(1987)。最後的獵人。載於吳錦發(主編)，**悲情的山林**(p.45~72)。臺中市：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 二、瓦歷斯·諾幹(2012)。**番人之眼**。臺中市：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 三、亞榮隆·撒可努(2002)。**走風的人-我的獵人父親**。臺北縣(今新北市)：思想生活屋國際事業專業股份有限公司。
- 四、未來少年月刊編輯部(2017)。**未來少年月刊第 75 期**。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五、孫大川(年月日未知)。山海文化-台灣原住民文學數位典藏-山海文學世界【部落格文字資料】。取自：<http://aborigine.moc.gov.tw/main.asp>
- 六、作者未知(2004年7月20日)。台灣文學群像-原住民文學簡介。取自：<http://mypaper.pchome.com.tw/enci37/post/1239924722>
- 七、公仔佬 Ama(年月日未知)。民族文化／台灣原住民的狩獵文化。取自：<https://inkrculture.news/taiwan-aboriginal-hunting-culture/>
- 八、何宜(2016年11月23日)。狩獵兼顧生態 你不知的原民文化。取自：<http://www.tanews.org.tw/info/11671>
- 九、陳民峰(2016年10月3日)。原民狩獵權與生態保育的平衡(下)：自族自律、跨單位跨族群的認識。取自：<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8806/1998968>
- 十、黃俐雯(2012年7月)。**排灣族作家亞榮隆·撒可努作品中之狩獵文化研究**。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